

板橋襍記

標點精校普及本



上海中央書店
印書行

新式標點
板橋雜記
余懷澹心著

全 一 冊
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

板橋雜記 全書一冊 實價四分



著作者	余	懷
校訂者	儲	人
出版者	上海中央書店	
印刷者	上海中央書店	
發行者	上海中央書店	

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央書店

分發行所上海及各省各大書局

板橋雜記序

或問余曰：『板橋雜記，何爲而作也？』余應之曰：『有爲而作也！』或者又曰：『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錄者何限？而子惟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，不已荒乎！』余乃听然而笑曰：『此即一代之興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繫也！金陵古稱佳麗之地，衣冠文物，盛於江南，文采風流，甲於海內，白下青谿，桃葉團扇，其爲豔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樓以處官妓，輕煙淡粉，重譯來賓，稱一時之盛事。自時厥後，或廢或存，迨至百年之久，而古蹟浸湮，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所居，珠市者間有殊色。若舊院則南曲名姬，上廳行首皆在焉。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南部之煙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，偶爲北里之遊，長板橋邊，一吟一咏，顧盼自雄，所作詩歌，傳誦諸姬之口，楚潤相看，態媚互引，余亦自詡爲平安社書記也。鼎革以來，時移物換，十年舊夢，依約揚州，一片歡場，鞠爲茂草，紅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聞也；酒房綺疏，湘簾繡幕，不可得而見也；名花瑤草，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賞也；間亦過之，蒿藜

滿眼，樓館劫灰，美人塵土，盛衰感慨，豈復有過此者乎？鬱志未伸，俄逢喪亂，靜念陳事，追念無因，聊記見聞，用編汗簡，效東京夢華之錄，標崖公覘斗之名，豈徒狹邪之是述，豔冶之是傳也哉！客蹕然而起曰：『如此則不可以不記，』於是作板橋雜記。

題板橋雜記

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，予聞閩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，南部煙花，宛然在目，見者靡不豔之；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黃土矣！回首夢華，可勝慨哉！或曰：『曼翁少年，近於青樓薄倖，老來弄墨，興復不淺，予方洗心學道，何為案頭著阿堵物？』予笑曰：『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無妓，伊川眼前無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優劣，今曼翁紙上有妓，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。何傷乎一序之！』長洲尤侗。

板橋雜記閒評附

嚶嚶子

人可以不死乎？曰：可。埃及有木乃伊術，可使形骸千祀如生；又或以蠟，以銅，以石象人，能亂真。——此乃面目也，肢體也，服裝也，非人也，有畫工焉。孰一人而臨之，能令人見之如見其人，其斯可以不死乎？曰：此不過畫中人耳！非其人之真也。人之至尊無上之一物，為地水火風諸煞萬劫之所不能銷毀者，惟何？恍兮忽兮，望之不見其首，臨之不見其後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精神」。——精神猶車也，文章猶輪也；載精神以遊行於逍遙無垠之表，上九天，下九泉，而無窒礙者，其惟文章乎。蘇東坡曰：「意行無車馬，倏忽略九州。」差足道精神與文章之妙。

近世文化日進，遂有研求不死術者，竊謂可不必也。人之慾望，無盡者也，使不死，長閤人世之事故，拂意之事既多，自殺之風必盛，而機械百出，殺人之術亦必日工，攘攘斯世，無休息之一日，恐哲人處此，當有歎求死不得者。蒲留仙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」嚶嚶子曰：「吾道自有不死藥，何事旁求古今不死藥，惟八斗蒼頡得其三，子長得其二，曼翁得其

二，僅餘一斗，散布人間；慧業文人，得其一勺半握，僅以自樂，不肯施人；其悲天憫人，起死人而骨肉之，今重泉之下，承陽氣復活，張頤鼓掌，與千載下人揖讓進退，起坐譁笑者，惟子長與我曼翁耳。

湯卿謀曰：『吾人當具三副眼淚，一副哭天下事不可爲；一副哭天下淪落不偶佳人；』其一則余忘之矣。『曼卿子曰：『文章之妙，筆墨之外，不可無淚，韓柳歐蘇之文，余讀之輒昏昏欲睡；若屈原、天問、山鬼、李賀之秋墳鬼唱，文山之正氣歌，謝皋羽之冬青引，皆以淚勝。』曼卿子又曰：『余平生最愛讀有淚文字，自今發大願，欲集古今有淚文字，評薦而刊布之，普天下有眼淚人，拭目俟之可也。』』

文章之難，作史爲難。而史之中，書志非難，列傳爲難；曼翁則並臻其妙。

史之作有以例起者，有以變起者；——以例起者，事必師古，準繩是循；以變起者，則世爲之板橋雜記之爲板橋雜記，莊生所謂『有大力者負之以趨』，曼翁不得而主之也。

本事詩始於唐孟棻，乃詩格之具史裁者；板橋雜記分讀之，一本本事詩也。

傳美人難於傳英雄，——英雄事業，如印板文字，易於點竄；美人之一笑一顰，一盼一睇，能傾墮城國，役使百靈。作者當擗管吮毫時，其精神已為美人之靈爽所攝，縱橫卷舒，不能任意。——子長能傳楚霸王，而不能傳虞姬，非子長至此才盡，實子長至此膽怯也。江南詞人吳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：『大王固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，惜哉太史公，不紀美人死。』文璧惜太史公不紀虞姬之死，吾謂太史公至此目眙心悸，不特不能紀虞姬之死，并不能傳虞姬之生也！

板橋雜記，曼翁之春秋也。據春秋胡傳凡例，春秋之法，治奸惡者不以存沒，必施其身；獎忠義者及其子孫，遠而不泯。曼翁於龔孝升則黜之，於童夫人則進之，紀玉耶婉容，並及楊龍友督師，紀葛嫩，不遺孫克威參軍，曼翁錯綜變化，猶此物此志也。

據胡傳，春秋之文，有事同則詞同者，因謂之例；有事同而詞異者，則謂之變例。葛嫩與王月同一死，而予奪不同，讀者當善審之。

春秋非世卿，曼翁進珠市妓以頡頏南曲，此物此志也。

程頤曰：『春秋一句即一事，是非便見於此，乃窮理之要，學者只觀春秋，亦可以盡道矣。』吾於板橋雜記亦云。

寒支僧曰：『國殤如邱，子女出塞如陵。』板橋雜記之終於趙雪華，其有憂患乎？

孔子惡聞人，曼翁惡名士。

甲曰：『板橋雜記情史也。』乙曰：『板橋雜記慟史也。』丙曰：『板橋雜記刑書也。』丁曰：『板橋雜記滄桑錄也。』戊曰：『板橋雜記羣芳譜也。』己曰：『板橋雜記忠義傳也。』嚶子曰：『皆是也。皆非也。何則？板橋雜記非紙非筆非墨，非文字，非言語，玄之又玄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嚶嚶子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『衆妙之門。』』

板橋雜記，當於衆香國中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孟夏傍晚，在海濱坐岸上小舟，借漁火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箱根浴罷溫泉，卧聽泉聲潺湲，於電燈下倚枕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雪夜，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月潭印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暮春修禊時，置酒西湖放鶴亭中，與數知心人聚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往焦山，登高塔，對大江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使十七八女郎，用白絹手臨一過，召名工裝潢成帙，於風清月白時展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得如板橋雜記中美人，如李香君、寇白門者共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秋佳日，良朋雅集，麝名香，對名花傾國，坐廣廈，細旗層臺複閣之內，酒

半酣時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茅屋三間，臘梅二三枝，高出簷際，曝日時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度冬深夜，戶闔人靜時，開南窗，承月光讀之。

板橋雜記，當於春江花月夜，棹一小舟，載琴書茶酒紙筆墨，放櫂秦淮，令曲中佳人歌曼

翁「江南好，景本無多，祇在曉風殘月夜」之句後，隨意讀之。

讀板橋雜記時，與錢蒙叟咏梅村王漁洋、龔孝升、杜茶村、朱竹垞、厲樊榭諸家詩集，及西

堂雜俎、湘中草參閱，便覺意味深長。

讀板橋雜記，如入華胥國，如散步桃花源，有莊周蝶夢之致。

板橋雜記中佳人，如葛嫩、寇白門、李香君，及遭難麗人、宋蕙湘、趙雪華等，並宜得如唐伯虎其人者，為之各畫一像，并撰一贊題其上，或即以錢蒙叟、吳梅村、王漁洋、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，亦佳。

板橋雜記，當與陳其年、婦人集、篋衍集同時讀之。陶隱居云：『祇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』凡有一寓目之緣者，當有感斯言。

板橋雜記，當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天下有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傷心人，當讀板橋雜記；一天下多情人，當讀板橋雜記。

板橋雜記，不可令下三種人讀之：一有富貴氣者，一輕薄文人，一登徒子。

廖夢子曰：吾生平於美人緣疏，故識淺，閒讀閒情洛神諸賦，不解所作何語。板橋雜記中佳人多矣，概不敢妄下月旦，海內大雅，當我嗤，亦我憐也！

板橋雜記有三大可惜：一可惜無謝朓、羽西臺傷哭之淚，擊鐵如意讀之；二可惜不遇汪

水雲與故宮人十八人，釀酒城隅，鼓琴敘別時讀之；三可惜不經金聖嘆批點一過。

板橋雜記中風景，當得董思翁王石谷輩臨之，縣於秘室，終日對賞，可以忘倦。

板橋雜記中人物，如無可法師，楊龍友督師，孫克咸參軍，姜如須行人等，當各畫一像，與諸佳人并受香火供奉。

板橋雜記，美人寫真帖也。仲尼有言，如好好色，今之以好色自命者，已自不知，更何云好？母亦肉體之感覺耳。王陽明有言，抱著黃嘴婆兒，自稱好色，今之好色者，其不為王陽明所護者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

嚶嚶子曰：吾之評點板橋雜記，以問世也，其末流必有藉以助惡者，世俗滔滔，貴耳賤目，必有目為誨淫者，是則埋曼翁之血，千年猶碧，吾願乞曼翁之靈訴月老，罰令此等人生生世世，配煉母無鹽，或令墮落孽海，歷劫不得超生樂國。

板橋雜記

蒲田 余 懷澹心著

上卷 雅游

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。公侯戚畹，甲第連雲，宗室王孫，翩翩裘馬，以及烏衣子弟，湖海賓游，靡不挾彈吹簫，經過趙李。每開筵宴，則傳呼樂籍，羅綺芬芳，行酒糾觴，留髻送客，酒闌棋罷，墮珥遺簪，真閬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。

舊院，人稱曲中，前門對武定橋，後門在鈔庫街。妓家鱗次，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潔，花木蕭疎，迥非塵境。到門則銅環半啓，珠箔低垂；升階則獬兒吠客，鸚哥喚茶；登堂則假母肅迎，分賓抗禮；進軒則丫鬟畢粧，捧豔而出；坐久則水陸備至，絲肉競陳；定情則目挑心招，綢繆宛轉；執袴少年，繡腸才子，無不魂迷色降，氣盡雌風矣。妓家僕婢稱之曰「娘」，外人呼之曰「小娘」，假母稱之曰「娘兒」，有客稱客曰「姐夫」，客稱假母曰「外婆」。

樂戶統於教坊司，司有一官以主之，有衙署，有公座，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，有冠有帶，但

見客則不敢拱揖耳。

妓家各分門戶，爭妍獻媚，門勝誇奇。凌晨則卯酒淫淫，蘭湯灑灑，衣香一室；停午乃蘭花茉莉，沉水甲煎，馨聞數里；入夜而擲笛搗箏，梨園搬演，聲徹九霄。李十為首，沙顧次之，鄭頓、崔馬，又其次也。

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，曠遠芊綿，水煙凝碧，迴光驚峯，兩寺夾之，中山東花園互其前，秦淮朱省桁遠其後，洵可娛目讀心，漱滌塵襟；每當夜涼人定，風清月朗，名士傾城，簪花約鬢，攜手閒行，憑欄徙倚。忽遇彼姝，笑言宴宴，此吹洞簫，彼度妙曲，萬籟皆寂，游魚出聽，洵太平盛事也。

秦淮燈船之盛，天下所無。兩岸河房，雕欄畫檻，綺窗絲障，十里珠簾，客稱既醉，主曰未歸，遊楫往來，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，以得魁首者為勝。薄暮須臾，燈船畢集，火龍蜿蜒，光耀天地，揚槳擊鼓，踴躍波心，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，喧闐達旦。桃葉渡口，爭渡者喧聲不絕。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：『遙指鍾山樹色開，六朝芳草向瓊臺，一圍燈火從天降，萬片珊瑚』

駕海來。』又云：『夢裏春紅十丈長，隔簾偷襲海南香，西霞飛出銅龍館，幾隊蛾眉一樣粧。』又云：『神絃仙管玻璃杯，火龍蜿蜒波雀窺，雲連金闕天門迴，星舞銀城雪窖開。』皆實錄也。嗟乎！可復見乎？

教坊梨園，單傳法部，乃威武南巡所遺也。然名妓仙娃，深以登場演劇為恥，若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強而後可，歌喉扇影，一座盡傾。主之者大增氣色，纏頭助采，遽加十倍。至顧老琵琶，安娘詞曲，則祇應天上，難得人間矣。

裙屐少年，油頭半臂，至日亭午，則提籃挈榼，高聲唱賣，遍汗草茉莉花，嬌婢捲簾，攤錢爭買，捉腕捺胸，紛紜笑謔，頃之烏雲堆雪，竟體芳香矣。蓋此花苞於日中，開於枕上，真媚夜之淫葩，殢人之妖草也。建蘭則大雅不羣，宜於紗幮文樹，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，酒兵茗戰之餘，微聞鄰澤，所謂「王者之首，湘君之佩」，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！

南曲衣裳粧束，四方取以為式。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，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。初破瓜者，謂之梳篦，已成人者謂之上頭，衣衫皆客為之措辦。巧樣新裁，出於假母。以其餘物，自取用之。

故假母雖高年，亦盛粧豔服，光彩動人。衫之短長，袖之大小，隨時變易，見者謂是時世粧也。

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，故憐惜倍至。遇有佳客，任其留連，不計錢鈔。其儻父大賈，拒絕勿與通，亦不怒也。從良落籍，屬於祠部，親母則取費不多。假母則勒索高價，諺所謂「娘兒愛俏，鴇兒愛鈔」者，蓋為假母言之也。

舊院與貢院遙對，僅隔一河，原為才子佳人而設。逢秋風桂子之年，四方應試者畢集，結駟連騎，選色徵歌，轉車子之喉，按陽阿之舞，院本之笙歌合奏，迴舟之一水皆香。或邀旬日之歡，或訂百年之約，薄桃架下，戲擲金錢，芍藥欄邊，閒拋玉馬，此平康之盛事，乃文戰之外篇。若夫士也，色荒，女兮情倦，忽裘敝而金盡，遂歡寡而愁殷，雖設阱者之恆情，實冶遊者所深戒也。青樓薄倖，彼何人哉？

曲中市肆，精潔殊常。香囊雲鳥，名酒佳茶，錫糖小菜，簫管瑟瑟，並皆上品。外間人買者不惜賈價，女郎贈遺，都無俗物。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：「市聲春浩浩，樹色晚蒼蒼，飲伴更相送，歸軒錦繡香。」者是也。

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：『淡粉輕煙佳麗名，開天營建記都城，而今也入煙花部，燈火樊樓似汴京。』『一夜紅箋許定情，十年南部早知名，舊時小院湘簾下，猶記鸚哥喚客聲。』『舊院馬二娘字晁采』惜別留歡恨馬蹄，勾欄月白夜烏啼，不知何與汪三事，趣我懽娛伴我歸。』『別樣風懷另酒腸，伴他薄倖耐他狂，天公要斷煙花種，醉殺揚州蕭伯梁。』『頓老琵琶舊典型，檀槽生澀響零丁，南巡法曲誰人問，頭白周郎掩淚聽。』〔紹興周禹錫喜聽頓老琵琶〕『舊曲新詩壓教坊，縷衣垂白感湖湘，閒開閩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』〔鄭如英小名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閩集中〕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：『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泪沾裳，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』『舊事南朝劇可憐，至今風俗鬥嬋娟，秦淮絲肉中宵發，玉律拋殘作笛鈿。』以上皆傷今弔古，感慨流連之作，可佐南曲談資者，錄之以當哀絲急管。黃浩翁云：『解作江南腸斷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。』倘遇旗亭歌者，不能不畫壁也！

八瓊逸客曰：『此記須用冷金箋，畫烏絲欄，寫洛神賦小楷，裝以雲鵲絲帶，貯之蛟龍篋。